

· 书画赏析 ·

奇正随心 墨刀修艺

——高崇明先生艺术小论

张华中

题记：墨海游心，刀耕石田。先生七十余载艺途，以奇正之法入规矩，借笔墨之韵写性灵。其道一以贯之，在“修行”二字耳。

夫书画印之艺，肇自上古。书契初成，载道纪事；丹青滥觞，象形赋彩；篆刻源起，信誓权凭。迨至后世，三者并驰艺圃，成华夏文心之鼎足。书以线质达性情，画以墨彩写胸臆，印以方寸立精神，皆君子修身养志之径也。

今有豫东周口高崇明先生者，字石鸣，号忘忧斋主，春秋七十有二。先生幼即耽嗜书画篆刻，数十载笔耕刀耘，未尝中辍。早岁即膺中国书协会会员之誉，历任河南书协篆刻、篆书委员会委员诸职，主盟三川，领袖群伦，作品屡获国展大奖，名重艺林，实一方之砥柱。

观先生书法，小楷最见静气。取法二王之精妍，融汇王宠之疏秀，复汲敦煌写经之天真。其作点画清峻，结体闲适，知白守黑，中通洞达。置之案头，恍若古贤遗墨，肃然旷野，不染尘嚣。其行草则率意天真，朴实无华，得力于楼兰残纸、简牍尺素，尤倾心缶翁行草之浑朴。运笔之际，“涨墨”“破锋”，娴熟自如，淋漓酣畅。先生不择纸笔，然尤喜粗涩之材，取其阻力，以增笔力。故其挥毫，心手相忘，无为而落，但求自然真实，绝去矫饰燥气。至若所作甲骨文对联，一改往昔契文字形之刻板整饬，化静为动，纳骨露神，使点画如生灵起舞，婀娜多姿，顾盼生情。刀笔意趣相参，古质之中见鲜活韵律，实为契文书法别开生动之面。昔董■《广川书跋》云：“书法贵在得笔意。”先生之作，可谓得笔意而复得天趣矣。

至于绘事，先生多作大写意小品，花鸟虫鱼，寄兴而已。深谙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”之理，故不事工细，专求神韵。往往化繁为简，淡墨疏枝，而生机盎然。《金玉满堂》之作，即兴挥洒，贺友新居；《秋近草虫》之图，诗意入画，清趣自远。盖以画为心迹，淡墨写人生，观之令人意远。

先生艺事，尤以篆刻极负盛名。其印远师秦汉，近法自然，匠心独运，刀走偏锋，绝去时流雕琢之习。观其“甲辰”一印，以甲骨金文入石，疏密呼应，残破得宜，苍茫古拙之气扑面。“立春”“雨水”诸作，更将节气物候，化为方寸意象，或圆融如穹庐，或滂沱似骤雨，文字竟成图画，思致尤为奇绝。至若“清明”印，布局险峻，引杜牧诗意入刀，左部水旁如雨丝纷披，右部“青”“明”若酒旗遥矗，直是一幅微缩之“清明烟雨图”。其“无为”一印，阐发道家哲思，以有为为刀，求无为之境，边栏残破，朱白相生，深得“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”之妙。先生尝言：“艺术，以有为之心，做无为之事。”其印正是此言最佳注脚。

综览先生艺程，书、画、印三者，非孤立为之，实相互滋养，融通化合。书法乃其根基，线质之锤炼、布白之匠心，悉注于刀石，故其印有笔意；篆刻又反哺书画，金石之气、章法之奇，渗入毫素，故其书画有刀味。画中构图之虚实，亦与印面之朱白、书作之行列，理出一辙。三者交织，共铸其艺术之浑成境界。昔人论艺，谓“书从印入，印从书出”，先生可谓深得三昧。

今之世，物欲横流，流量喧嚣，快餐文化盛行，殖民流风未泯。能如先生者，甘守寂寞，以艺为舟，以心为棹，视书画印为人生修行之途，数十载如一日，此等坚守，弥足珍贵。其艺不止于技，更进乎道。以刀笔为尺规，丈量传统之深度；以奇正为心法，探索创造之新境。此非独个人之修养，实为浮躁时代一剂清凉散，示人以向内耕耘、沉潜创造之价值。人生有尽，艺道无涯。先生之风，足启来者。

赞曰：
三川灵气铸神魂，刀笔耘烟七十春。
莫道桑榆霞色晚，奇峰正立墨痕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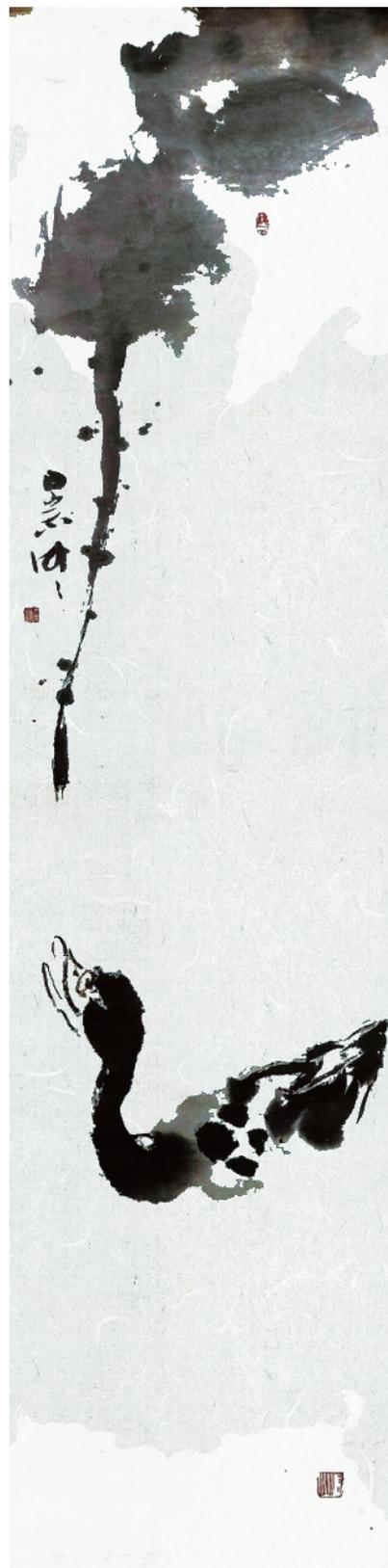
书法 守岁拜年阖家喜庆逐美梦
焚香祭祖举国祥和乐新春



书法 德为车乐为御
毕好雨箕好风



国画 金玉满堂



国画 不须更起高飞念
且向湖中载羽翰



篆刻 两忘轩



篆刻 甲辰